

当前位置: 网站首页 > 诗文鉴赏

姜夔《鹧鸪天·己酉之秋，苕溪记所见》赏析

[收藏文章](#)[打印文章](#)[关闭本页](#)[发表评论](#)[阅读数\[176\]](#)[评论数\[0\]](#)

【作者】李文钟

京洛风流绝代人，因何风絮落溪津？笼鞋浅出鸦头袜，知是凌波缥缈身。红乍笑，绿长嗔，与谁同度可怜春？鸳鸯独宿何曾惯，化作西楼一缕云。

白石为人淡远超脱，不汲汲于富贵，也不戚戚于得失，其诗词集中几无酒色征逐之作。白石亦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枯木寒岩，他喜欢诗词音乐书法，因多人敬重周济，有时生活不错，每饭必有食客，图史翰墨汗牛充栋。当然最终是一介寒士。白石对待异性，保持一种虔诚的尊敬，词中怀念女子，多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，甚或是偶然邂逅时只有白石心里才知晓的一缕渺茫好感。白石从不汲汲于占有，这在男权中心的封建社会中实属少见。

白石式的独特爱情，是近（遇合）——远（离散）——近（心中的近）的三部曲，净化人的心灵。

这首词作于1189年三十四岁时。秋天的吴兴苕溪渡口，风絮般飘落一位风尘女子——京洛风流绝代人。闪电一般，也在渡口的白石心头一震，觉得此女甚美。对方似有所觉察，白石视线垂落，看到她笼鞋头露出的鸦头袜——前端丫状如今日本式袜子。好感移情，这袜子给白石留下深刻印象，七八年后作《庆宫春》还曾提及。可怜可贵的痴情。白石《鹧鸪天》多怀念一位合肥女子，与合肥女似曾有些交往，与苕溪渡口这位京洛女子，不曾交一语，“所见”而已。

整首词把这位京洛女子写得超凡脱俗，溪津风絮简直成了曹子建笔下的洛水女神，鸦头袜凌波缥缈。下片更多词人想象成份，女子乍笑长嗔（嗔同颦，皱眉），可见流落江南境遇不佳，“谁为同度可怜春”，谁是伊的保护人？孤零零的伊，该不会“化作西楼一缕云”而飘逝？雪泥鸿爪的邂逅相遇，白石竟感发出那么多的生命的真诚，薄幸者恐无法理解。一腔赤诚只自知，只有词创作时才会倾吐这藏在潜意识里的酸辛情愫。

这词中可能含有一点非分之想，但也属闲云野鹤式的一点尊重、理解和珍爱。与市井轻薄气不可同日而语。

读白石词可知词——乃至一切文学作品源于好人的真诚。

闲云野鹤式的“爱情”，是白石整个人生态度的一个侧面，由之可略窥其人生观。

【原载】《宋词鉴赏辞典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出版

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
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，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、西

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
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
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
校的语文教研室，19

更多
加盟
信息

